

人生文學社叢書第三種

創 世 記

吳
炎
著

創

世

記

一九三七二月初版

——一〇〇〇册

有 著
作 權

書 名

創 世 記

著 者

吳 炎

承 印 者

天 津 書 局

發 行 者

天津南開大學
人 生 文 學 社

定 價

四 角

創世紀序

羅皚嵐

記得有人說過，我們缺乏爲兒童而寫的書，更缺乏以兒童作題材的小說，這的確道中了我們文壇的弊病。我說這話，並沒有忘記老舍先生的牛天賜傳，他爲我們創造了一位有血有肉含淚含笑的小英雄，在藝術上，那是一本無懈可擊的書。

但有一點——那不關作者的技巧好壞——似乎美中不足：我們讀牛天賜傳時，總覺得老舍先生替我們述一個故事，我們看見牛天賜在書中笑和哭，却沒法直接去和這位小英雄拉一拉手，我們和牛天賜的中間，似乎隔着一層薄紗！我常常想，如果這書用牛天賜的口吻來寫，當更親切有味！成功恐怕更大罷。

創世紀的作者是我三年來在課堂上常見面的熟人，我看過他許多以兒童作題材的短篇小說。這本創世紀是他的長篇處女作，作者當然比不上文壇的

老將如老舍先生，但本書是一個兒童的自述，從兒童的天真的眼中，使讀者去觀察這世界。作者年青，去兒童時代未遠，那兒童特有的天真可愛處，還能極力捉住，重現在紙上，這是許多過了中年的作家不易做到的，不獨老舍先生。這不關寫作本身的好壞，這是年齡在作怪。

書中沒有驚人的奇蹟，沒有紅臉殺黑臉的革命，沒有打倒甚麼的口號，也沒有工廠中的煤灰，祇是一篇真實的故事，從兒童的觀點，老實地告訴我們這沒落的家庭中的一切。

說作者趕不上老舍先生，並不是說創世紀本身的技巧不行，不，牠有牠特殊的風格，獨到的描寫。作者有一枝很輕靈的筆，也不缺乏那份應有的幽默，全書光溜着天真的微笑，却沒有粗獷的叫囂。有的地方，看去像孩氣，其實夠成人們一輩子思索的。

序最好是做得誇張一點，但我生來就缺乏那份天才，更學不會許多文藝市場上的「賣估衣」式的口吻，我祇能老老實實地寫出我的「讀後感」，作品好壞，讀者應該是最嚴正的批評家。

二十五年十二月。

我醒來，哇哇地哭開啦；哭就是我的語言，哭傳達我的一切意思。

睜開眼，看見丫頭菊子過來，她不耐煩的樣子瞪着我，伸手捏我的兩邊嘴巴；我的嘴張開，她塞進我的口腔裏一條手絹。

我更哭得利害，因為除了先前餓的意思以外，又添一層難受的意思。

直到我沒有氣力再哭了，她纔掏出來我的口腔裏那條手絹，然後抱我起來，攔在一個桶子式的囚籠裏頭。

囚籠裏頭有一塊和木頭一般硬的餅，我去抓那塊餅，餅却被手掌撥出籠子外面去。

我沒有立刻就哭。作要哭的聲音；好像汽車剛開行的時候，必須先響一

障。

菊子拾起那塊餅，扔進籠子來；我去抓，這回抓住了，慢慢往嘴裏送；忽然有一隻小老鼠在牆根底下跑，奪去我的注意力；餅由手裏掉下來，又滾出囚籠外面。

我又作要哭的聲音，這回她不但替我拾回來，並且給踢到床底下。

我放聲哭。她嘴裏叨叨着走過來，掏出手絹——擦去流在我臉上的眼淚，用手輕輕拍我臉蛋兩下，說一聲「乖，不要哭呀！」奶奶領着才姊進來看我。

奶奶抱我起來，掂兩下。「剛醒麼？」她問菊子，「爲什麼哭？」

「剛醒，一醒就哭，哄半天也沒有哄好。」

奶奶用手指點我鼻子尖，又向空中一指，「飛！」這樣連續作好幾次，我不禁笑了，嘴裏也反應着，吐出不大清楚的「飛」字來。

「奶奶！」才姊叫一聲，聲音帶着哭又帶着笑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奶奶！」她重複叫一遍，不說別的話，話全在「奶奶」兩字裏頭。

「等一會再抱你不行麼？現在弟弟哭啦，先讓我哄哄他。」奶奶把持我右手，打才姊臉一下，又替我說：「不害羞，這樣大了還要教人抱。」

才姊生着氣不言語。第二次打她的時節，我的手幾幾乎沒有碰着她的肉，僅僅指甲括着她的臉一點；她揮手照我的臉而來，奶奶抬起胳膊擋住。

「怎麼一回事！」

「他抓我的臉！」她哭着喊，仍然不饒我，轉到奶奶身前來打，奶奶迴身躲她，她轉着追。

菊子過來揪住她，又被她掙脫，但是她不想打我了，走出屋子，使盡力氣哭。

「真沒有辦法！」奶奶把我交給菊子追出去。

菊子由床底下掙出來一條花邊手絹，插在衣裳開氣的地方，抱我慢慢走到大門口外站着。

大門口外有好些人正在鬧着玩，以後我知道全是對門林宅的聽差；我們出來之後，他們鬧得更凶。

有一個人偷打另外一個人的後腦杓子一下，抽身就跑；沒想到腳踩着一顆圓石頭子，滑一跤，兩腳朝天躺地下，惹得大家全笑了；菊子拉出花手絹掩着嘴，吃吃地樂。

摔倒的人爬起來，掏出一塊特別大的厚布手絹，往身後頭抽幾下，拂去沾在身上的土。

「你底這塊手絹大概是擦屁股的，這麼髒還好意思掙出來！瞧瞧人家的！」被他打的人說，朝我們笑着。

「該死的！」菊子說一句，扭身進來。

在二門碰見小趙，他問菊子，「小少爺還哭不哭？」伸出雙手向着我，我投身過去；他抱起我來，往高處一舉，又往下一落，於是我大笑起來。

他吻我臉一下，把我交還給菊子；菊子接我的時候，小趙抽走菊子插在腰間的手絹。

「真漂亮呀！」

「不要鬧！」

「得啦，送給我罷！」小趙跑走了。

我長大一點，學會走路，一個人能到隨便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我全喜歡；院子每一塊磚地盤對於我不像大人們那樣忽略，磚的裂縫，磚的排法全注意到，花生仁，餅渣遺留在上面更逃不了我的眼。

餅渣和花生仁拾到的時候就往嘴裏放，還沒學會先往四面看看有人沒有再吃，因此挨一次打。

我拾起一個花生仁，剛要往嘴裏放，忽然由後面伸來一隻大手，打我小手一下，把花生仁震掉地下；一個沒見過面的女人圓睜兩隻大眼，很近地站在我身旁，抬頭去瞻仰她的臉，她賞我一個嘴巴，當然我哭了，但是居然敢揚起小手去打她；教我知道利害，她又賞我一下。

我哭着去找奶奶，奶奶聽見我哭，以爲我摔倒了，已經慌忙跑出來。

「不要理他！滿地拾東西吃，要飯的相！」

奶奶也怕這女人，本來想抱我，被她一講，不抱了，領我走開。她用種種方法使我止住眼淚，並且告訴我，「以後不要在地下拾東西吃呀，再被媽看見，還是打你。」

從這時刻起認識了媽，認識之後碰見次數越多起來，差不多天天見着

，甚至於一天見着好幾次。她無論什麼時候全頂忙，我不曉得她忙的什麼事；只見她走到什麼地方不叫孫媽就叫菊子，作這事作那個事。

門房有一天被我摸到了，小趙和另外一個人住那裏頭，那個人大伙稱呼他劉爺，是我們管事的。

他抱起我來，小趙蹲在地下，用手扒下眼皮，勾起嘴，作鬼臉使我笑。忽然隔壁有人叫小趙，小趙趕緊出去；劉爺也把我放下。

我跟小趙出去，他進隔壁那間屋子，我也進去，裏面有一人長着兩撇鬍子，翹着脚坐一張籐椅子上面，捧着一本書看。小趙站在門口，垂直兩手，「老爺！什麼事？」他問一聲。

那個人也不看小趙，也不說話，用手向棹上茶壺一指，小趙立刻過去，單手把着茶壺出去。

那人的眼睛不像小趙進來的時候專看書，搖搖頭四面看；他看見我，我對他笑，他不笑；我學小趙，用手勾起嘴，扒下眼皮，作鬼臉使他笑；他掣書拍桌子，連聲說「去」；我回頭就跑，門關着呢，我使勁推，推不動，扣着呢，我急得伏在門上哭起來。

小趙送茶壺來，開開門，我倒在他腿上，他一隻手提我起來，進去放下壺，送我上奶奶屋子去。

「怎麼啦？」

「在客廳被老爺哼他來着。」

「以後不要上客廳吵爸爸念書。」奶奶對我說。

二

奶奶出門買西，帶回來五六個大鴉梨，我和才姊一人分到一個；奶奶囑咐我們不要吃完飯立刻就吃，吃還一定要削皮。我沒聽這話，吃完飯立刻就吃下去，也沒有削皮。

「不聽大人言，吃虧作眼前。」這是奶奶常向我說的話。我的肚子忽然疼起來，起先我以為沒什麼要緊，忍耐一會就能好，誰知越來越疼；我不敢告訴奶奶，去告訴菊子，菊子不曉得上什麼地方去了，找不着她。沒法子只好去門房找小趙，却在那裡碰見菊子；門房裏只是她和小趙兩人，劉爺沒在。

「你原來在這兒，我方才在二門使勁叫你沒聽見麼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肚子疼。」

「肚子疼一會就好。」

「疼了半天還未好呢。」

「你是不是教我給你治？好好，來。」菊子帶着不耐煩的樣子走出去，我跟着她。

我們到了廚房。她命令我閉眼，我閉上眼；他又命令我張嘴，我張開嘴；她塞進我嘴裏一個飯粒似的東西。

「咽下去！」

咽一口唾沫，那飯粒似的東西隨着唾沫吞進肚子去。「你給我吃的是什麼東西？」我睜開眼睛問。

「藥。」

「爲什麼非要閉眼吃？」

「不閉眼吃下去不靈驗。」

「這藥怎麼那樣不好吃？」

「藥沒有好吃的，好吃的不治病。」

「什麼時候有效驗？」

「等一會就有效驗？」

果不其然，一會就大瀉一陣，瀉完之後，我覺得輕鬆許多，肚子一點也不疼了。

我上奶奶屋，奶奶和才姊全沒有在屋子裏。沒東西可玩，把棹上的大鏡子拉過棹沿，對鏡子作鬼臉：扒下眼皮，勾起嘴唇；鏡子裏映着我的門牙貼着一點黑東西，仔細一看，是蒼蠅的翅膀。

蒼蠅翅膀怎麼會貼我的門牙上？真奇怪！……我想起方才吃的那不好吃的藥，也許就是蒼蠅。沒有問題是蒼蠅，心頭一作惡，吐出粥似的東西來。

奶奶進來問我怎麼一回事，我不敢告訴她實話，沉默着不答應。「吃梨沒有削皮吧！不聽大人言，吃虧在眼前，是不是！」

奶奶教我睡覺去。躺在被窩裏，奶奶坐床沿上，一面撫摩我胸口，一面給我講故事：

「從先有一個頂饞嘴的人，什麼時候全要吃東西，每天晚上枕頭放兩塊燒餅，預備半夜醒來時候吃。有一天臭蟲爬那燒餅上面，半夜看不見，他連餅帶臭蟲一齊吃下去，藥死了。」

我害怕起來，也許我也會死？把頭縮進被窩，小聲暗暗地哭。我恨菊子，假使我死了，非變鬼去捏菊子脖子不可。這樣想着，什麼時候睡着的我不知道。

媽今天忽然高起興來，要陪奶奶上城南遊藝園去看戲；媽不看前幾齣，